

邹爱宝：花山湾的煎饼摊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花山广场附近有一家爱宝特色煎饼摊，摊主叫邹爱宝，她从1999年7月开始在此摆摊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24年。

煎饼的故事要从1997年说起。当时邹爱宝从淀粉厂下岗，她的丈夫陈跃华从镇江滤清器厂下岗，一个家庭双双下岗，还有一位上大学的儿子要抚养，压力可想而知。有人介绍邹爱宝到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的食堂打临工，干两天，休一天，听上去还不错。但工作时间颇长，从早上5点半到下午1点半，再从下午5点到晚上11点。邹爱宝主要负责收碗，还有桌面、地面、墙面的清洁。邹爱宝之前在单位坐办公室，

属于销售内勤，可以说没干过重活累活，所以工友说她撑不过三天，但是邹爱宝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
这个食堂里，有一处卖煎饼的窗口，阿姨将之前预先备好的煎饼皮加热，再打个鸡蛋，撒点胡椒粉，每个卖1.5元。邹爱宝是有心人，她想不能老在食堂待下去，便盯上了这个窗口，同里面的阿姨打得火热。没事不是帮阿姨打扫卫生，就是帮她打下手，还不时套对方的话。比如煎饼皮从哪进的啊？煎饼怎么做才好吃？很快她就掌握了关键步骤，还问出了煎饼皮是在焦山附近的陈家门定点加工的。

接下来是试水阶段。邹爱宝离开食堂后，便很想试试自己的手艺到底咋样。到哪摆摊呢？她虽有下岗证，但不是哪都让摆。思前想后，她的一位同学在医政路恰好有间小平房，1999年5月3日，邹爱宝在其门口摆了一个煎饼

摊，创业成本仅100元。当年紧邻江滨医院的这条路其实很热闹，光煎饼摊就有五六家，邹爱宝的摊子夹在其中，只能混个脸熟，一天也卖不出多少。很快就到了7月18日，那天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，当时城市搞创卫，街面上的饮食店基本上都关门了，邹爱宝只好将小摊搬到家门口：花山湾新村二区弄堂口，没想到第一天出摊就全部卖光，第二天竟排起了长队，可谓一炮打响。

此刻我们要来分析一个花山湾众食客的口味了，这片居民并不是没吃过煎饼，为啥能打动他们？无外乎一个原因——味道不错。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回到船院食堂，原来当年食堂的煎饼与外面卖的煎饼不一样，前者是上下两层煎饼皮，后者只有一层煎饼皮。邹爱宝自然用的是双层皮，而且在调味上也动了脑筋，性价比高、口味好可能才是这家摊子受青睐的原因。当然，现在她

的煎饼口味更多样了，光配菜就有八种，分别是韭菜、香菜、雪菜、榨菜、胡萝卜、海带、虾皮、葱，而调味酱有四种，分别是甜酱、蒜蓉酱、纯辣酱、海鲜酱。

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然而就煎饼摊而言，可能更多的还是自己跟自己较劲：每天早上4点起床，摊面皮，熬酱料，洗菜切菜，邹爱宝和丈夫分工合作，要在6点前做好出摊的一切准备工作，他们通常会坚持到上午11点。冬天在外面冻得手脚冰凉，夏天在炉子旁热得满头大汗，连续几个小时站着做煎饼，忙到腰酸背疼是家常便饭，这份辛苦不是谁都受得了。因为生意太好，这些年不少人慕名而来，跟邹爱宝学习做煎饼：丹徒新城一女士，偶然路过尝了一回，后来专门学习了三天；一位朋友想在七里甸开店，学了半个月，连摊饼的竹刮子都是邹爱宝为其准备的，而这一切均分文不收……

邹爱宝可以免费培训，但只有一个条件：对方如果摆摊开店距离她的摊子至少要有3公里，这样才能互不干扰。准确地说，当一个路边摊坚守了24年，它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心理上的一个地标。不过，邹爱宝的摊子还不是最久的，据说此地还有一位高老太的煎饼摊超过了30年。邹爱宝很怀念前十年的美好时光，那段时间高峰时一天能用掉300多只鸡蛋，整个花山湾只有她和高老太两处煎饼摊，一个在花山路，另一个在花山支路；而之后的14年，越来越多的煎饼摊冒了出来，现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家。确实，如今生意没过去那么忙了，但邹爱宝和老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先前的作息习惯，晚上9点睡，早上4点起来忙。

走进护养院

文/张平忠

近日，镇江新区星瑞护养院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，他们是我市老年书画协会和梦溪书画社的17位老年书画创作者。

位于我市新区大港的星瑞护养院住有近200位老人，其中有不少老人对书画艺术很感兴趣，都有与书画创作者近距离交流的心愿。受该院之邀，17位老年书画创作者来到这家养老院进行创作。他们走进一幢幢楼房与诸多在此生活的老人们亲切交谈，然后会聚在几百平方米的文娱大厅，铺纸研墨，轮番上阵，即兴挥毫。

七十有余的孙秀华，擅画牡丹，在其或浓或淡的笔墨之下，绿叶相衬的大朵花瓣，尽显牡丹的雍容典雅和端庄富贵；今年八十岁的周民礼钟情画马，一生与马结缘，曾先后几度赴内蒙古、新疆等地，专心观摩马的各种神态，写生素描。当天，他熟练地寥寥几笔，一匹匹形态各异、跳跃欢腾的骏马便跃然纸上，活灵活现，令众人啧啧称奇。还有李兰珍的梅花、张坚的葡萄、赵琴的君子兰等，几位女画家的花草图案，画面清新，生动传神。几位年近八旬的书法作者也大展身手：邢光海、吴天宝的行书、曹彩雯的隶体、王宝林的狂草，或气势豪放，或稳健端庄，或清秀飘逸。两三个小时很快过去，20多幅笔墨飘香的字画展现在众人眼前，护养院的老人们细细观赏，不时与创作者交流，显得尤为开心。

据梦溪书画社社长孙秀华介绍，他们这支老年书画团队，来自社会各界，年龄大都在70多岁，最大的已88岁，均为镇江市或江苏省老年书画协会会员，从事书画创作时间较长。10多年来，大家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，走进一个个社区、学校、养老机构，传授技艺，交流切磋，给热爱书画的受众带来欢乐。这次走进护养院，便是服务社会的一种体现。临别时，护养院的凌之华、蔡奕等主管再三感谢创作者，并热切期望下次相会。



邹爱宝的小摊 竺捷摄

“非花”为何

文/范冬云

近日诗友出题：《花非花》咋解读？白居易的名诗《花非花》很多人都听过：花非花，雾非雾，夜半来，天明去。来如春梦几多时？去似朝云无觅处。

据传，白居易作诗，常读给一位老奴听。如果老奴听懂了，白居易就会满意地将诗句录在卷内，如果老奴听不懂，他就会把那一句换掉。像《卖炭翁》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等是连老奴都能听得懂并极喜欢的诗。可到了《花非花》，怎么就变得“朦胧”起来了呢？老奴还能听得懂吗？

“花开”常用于形容女子最为美好的年华，“娉娉袅袅

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”，即所谓的“豆蔻年华”。可是有花开就有花谢，十三四岁转瞬即逝，有的女子甚至香消玉殒于少小花年。《花非花》被白居易编于《白氏长庆集》的“感伤”部，触景生情，感春悲秋，寄托哀思。白居易在同一部的《真娘墓》中写道：“霜摧桃李风折莲，真娘死时犹少年。脂肤美（音‘题’，植物初生的叶芽）手不牢固，世间尤物难留连。”其另一首《简简吟》诗云：“二月繁霜杀桃李，明年欲嫁今年死。”“大都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曾经的“花”凋落，曾经的“雾”散去，她们来过吗？她们去了哪里？为何

脚步太匆匆？怎能不让人生出无限感伤呢？

即便是曾经拥有的，也常常“不坚牢”。在符离期间，少年白居易喜欢上比自己小四岁的邻家女孩湘灵，将她视为“女神”：“娉婷十五胜天仙，白日娥眉旱地莲。”可惜在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年代，由于白母反对，他们并没有结成连理。在分别后，白居易写下《寄湘灵》以托相思：“遥知别后西楼上，应凭栏干独自愁”。想必湘灵也是白居易心中永远的“花”与“雾”罢。

在经历过官场失意、离

愁别绪之后，白居易选择与自己和解，那些“春梦”，做过也就罢了，醒来又是新的一日。不可捉摸的“朝云”不可寻就不寻了，不如随遇而安，回归佛道，顺其自然。

很高兴我在众诗友的鼓励下爱上读诗，如果“远方”不易抵达，诗意还是随处可见的。多么庆幸我们生在一个诗的国度，那些不朽的诗篇如同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。一颗诗心能够驱散失落，不再寂寞。一个心中有诗的人，生命不止，受用不尽，幸福无边。让诗意永驻心田，远离世俗，滋润心灵！



陆路 摄